

歐陽文

卷十三之十七





歐陽文集卷十三

詩五十五首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

一本注革以累舉年老恩賜出身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閣涵空翠連衡鼻門枕寒江落楚帆試問塵埃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

時會堂二首

造貢茶所也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嘗修守臣職余嘗守揚州先春自探兩旗開誰

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鑿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

春貢亭

崑丘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欲覓揚州使君  
處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  
此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丘臺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一作從彩旗行喜聞車馬  
人同樂慣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冒春叢花深時有人相  
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

千門鑰一作鎖入斷人聲樓閣一本作闕沉沉夜氣生獨直

偏知宮漏永稍寒尤一作猶覺玉堂清霜雲映月鱗鱗

色風葉飛空撼撼鳴犬馬力疲恩未報坐驚時節已

崑嶸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一作號富繁羨君風力有餘閒漁樵人樂

江湖外一作上談笑詩成樽俎間日暖梨花催美酒天

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一作得陪佳賞莫惜

新篇屢往還一作應有新編慰病顏

送沈學士知常州東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船東下入秋濤江晴風暖旌旗

颺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綵牋賓已醉舞翻紅袖飲

方豪平生粗得為州樂因羨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

歎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華

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群居接雋寮古屋醉吟燈豔

豔畫廊愁聽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

復銷顧我心情又非昨祇思相伴老漁樵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着人年光向一作老速物意逐

時新蕢酒閒邀客披裘共一作探春猶能自勉

疆顧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



仁

閨後春深雪始銷東風安鏢勢方豪陽生草木黃泉  
動水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憐身事一  
漁舸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  
泊生涯半為病侵陵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  
似澗自是少年豪橫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小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銷凜冽春寒氣尚驕攝事初欣迎社

燕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蟻醉初撥暖入鶯簧舌

漸調興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一作齋館暫無膠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  
返翠崖遺迹為誰留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  
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一作芳春

一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蕭條兩鬢霜後草瀲灩十

分金卷荷此物猶能慰衰老一作病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閣老劉舍人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莓苔生壁圖書  
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誰能陪笑語老年其實厭  
追隨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

嘉祐四年御試進士時詳定卷子幕次在崇政殿後

來時宮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番新蜂蜜滿房花結  
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鞞紅牡丹

洛中花之奇者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  
署一作君王殿後見鞞紅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

用其韻時在崇政殿後詳定幕次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一作苞綠萼憶來時見挑着子  
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君服何首烏鬚髮皆黑顏容如  
少折腰聊為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欣  
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  
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卧齋坊一作旁青苔點點



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靜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椹鳥啾啾鳳城綠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黃栗留

田家謂麥熟時鳴者為黃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

國安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移君子難執手聊須為醉酒一作別還家何以慰親懽自慚知子不一作未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間見初一作初見落風定不

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

窻軒惜不搖嘉樹衝宜走畫轅寒欺白酒嫩暖一作老

愛紫貂温遠霽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雛鳳語翁

坐凍鴟蹲病思驚殘歲朋懽賴酒一作樽稍晴春意

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卧直廬朝廷務清靜鈴索少文書

嚮學今為盛優賢古莫如觀深嚴禁署一作閤間宴樂

羣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



機餘號今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  
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王除詩唐李杜言語漢  
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慙不鄙予無益煩刻畫寒谷借  
吹噓朋友飛雖鷺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  
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論報効安得遂  
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橫畫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  
歸歟引綬誇民吏推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  
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年少曾為洛陽

客眼明重見魏家紅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為白  
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

絳闕晨霞一作光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  
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  
國景徘徊自慚擊壤音多野帝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  
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飭粥冷清香但愛蠟  
煙新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

辰火天文次臯門路寢闕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  
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  
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浹根莖  
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群玉殿賜宴

一本作謝上賜飛白書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府宴飫一作集  
群英論道皇墳奧貽謀一作謨寶訓明九重多暇豫八  
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牋金灑落拜  
賜玉鏘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聞

樂識和聲

永昭陵輓詞三首

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  
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沈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  
筆侍臣新和栢梁篇衣冠忽見葦原廟簫一作笳鼓愁  
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群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畫翼重淒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  
遠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栢自  
生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輓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六龍白日乘雲  
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綵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  
處今日龍輶慟哭隨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墻金鼎藥成龍已  
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  
望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  
坐惟應魂夢到鈞天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泫然有感  
琳闕岩岩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  
殿水濶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  
燈天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閣

翰林平日接群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躓  
空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  
危百箭攻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

京本作送王勝之兩浙運使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邑屋連雲盈萬  
井舳艫銜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翻白  
鷺濤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閭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廊千  
步佩玉聲趨戟百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  
丰茸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駝  
褐小雨班班作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作

計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

聞鶯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爪未抽春寒慄慄作春愁却思綠葉清陰  
下來此曾聞黃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閒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  
得齒牙浮動鬢蒼浪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  
鬢君謨今已白刀騷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興味不衰惟比



爾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宮偶書

一作齋  
夕感事

齋宮岑寂偶偷閒猶覺閒中興未闌美酒清香銷晝  
景冷風殘雪作春寒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玉  
掛冠誰為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踈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  
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  
與麕笑殺汝陰常處士墨蹟作雲  
林高則客十年騎馬聽朝潮

雞

集禧謝雨

十甲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卧聽竹屋蕭蕭  
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

午漏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黃道日街闊綠槐風  
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  
自愧陪群彦從來但樸忠時平容竊祿歲晚歎衰翁  
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稻梁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閣雨中

直閣時偷暇幽懷坐獨哦綠苔人迹少黃葉雨聲多



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瑤圖新嗣聖，玉塞久包戈。  
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行殿峩峩出綠槐，琳房芝闕聳竦。一作崔嵬管絃飄落  
人間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  
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鍼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歐陽文集卷十三

歐陽文集卷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一作偶題

興來筆力千鈞勁一作重酒醒醉後人，萬事空蘇梅。

二子今已矣，索寞滁山一醉翁。一作病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  
鈎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  
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閑。惟應靜者樂，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  
國恩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醒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  
感事悲雙鬢包羞一作貪榮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穎

東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  
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

一作送王素之渭州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  
角帳寒春雪壓青纒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  
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  
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  
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

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褒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金樽留客史一作



使君醉玉塵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  
水碧漪連政成事簡何爲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饗吉土地精禋  
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  
奉冊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雨初消九陌塵秉蘭脩楔及芳辰恩深始錫龍池  
宴節正須方一作知鳳曆新是歲始頒明天新紅琥珀  
傳盃斂豔碧琉璃瑩水滄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

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賜飲初逢楔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  
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霜髮惜  
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章安一本有集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卧讀楊蟠一千  
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洵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旄俄驚聞一作反舊問諸老誰能



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一作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碑本院作積院

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一作

染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一作

墨蹟作緝苧徧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一作元憲公挽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

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

榮禮數優棠棣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公楸

感事治平丁未五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久成荒賢路胡為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藥

暖嘉祐八年于閩國王遣使來朝貢恩賜宰臣已下

不干闐所獻花藥布柔賦潔白如凝脂而禦風甚温

朝也煩心渴喜鳳團香龍茶一斤而已余在仁宗

以朝作學士兼史館修撰嘗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

書吏方錄國史思余上言亟命賜黃封酒一瓶果子

寫盒鳳團茶一斤押賜中使語余云上以學士校新

賜遂以為常後余泰二府猶賜不絕號予但灑孤臣

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  
方慶逢千載俄驚過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潯  
仗動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大平功興隆學校皇家  
盛放斥嬪嬙永巷空威懾一作黜羗方問罪丹成仙  
鼎忽遺弓霜清日薄簫笳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忽見九門陳羽  
衛猶疑五載欲特巡觚稜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清卧

石麟白首舊臣瞻畫翼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  
雪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美玉塵閒揮白  
日長豫約詩一作書筒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為州身行南鴈不到  
處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為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  
賢侯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絕

黃栗留鳴桑葚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  
愛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貪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  
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  
十四五年勞夢寐此時才得少踟躕

余時將赴亳社恩許枉道過潁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

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  
雨過紫苔惟鳥跡夜涼蒼檜起天風  
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喜

歲豐寧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潁毫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治仙鄉  
夢回枕上黃粱熟身在壺中白日長  
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詩敵力難當  
知君欲別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來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  
甘辛楚國赤萍實磊落韓嫣黃金丸  
聊效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琅玕  
嗟予久苦相如渴却憶冰梨慰齒寒

贈隱者



五岳嵩當天地中聞君仍在最高峯山麓六月陰崖  
雪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問何事忽  
相逢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亳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烏銜棗實園林  
熟一作密蜂採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壠畝興闡吾  
欲反耕桑若無潁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作思潁寄處士

齒牙零落鬢毛疎潁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為閒處  
士新花莫笑病尚書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來一

鹿車况

一作幸

有西鄰隱君子輕策短

一作披

笠伴春

鋤常夷甫也

過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  
足却來閒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鷓鳴日出林光  
動野闊風搖麥浪寒漸暖綠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  
勝繁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宮燒香



清晨琳闕聳嶺岷弭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  
裊畫廊行處佩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  
瓦寒我是蓬萊宮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拄杖

玉光瑩潤錦爛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  
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撥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齊養丹道士顏如  
玉愛酒山翁醉似泥不惜藥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  
來棲莫嫌學舍官閒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蘂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齡  
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髮方一作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獨坐  
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  
贈黃道士詩并盛作三絕見索拙句輒爲四

韻奉酬

能棋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  
鶴謫仙今已拚黃泉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爲



惘然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後一首五言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驪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

角雞鳴蒼滄一作海浴朝暎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

廖聊一作歲已昏誰得平時為郡樂自憐消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倦一作晚三齊舊富間人行桑下路日

上一作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穎

夢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

望海高亭古堞間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水合分一作

雙流水南洋北洋河也一在城外欲雪雲垂四面山州城西四

東西二面差遠惟此亭高盡見之髀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

顏穎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為外

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

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邁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

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穎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

爲愛南山紫翠峰  
偶來仍值雪初融  
自嫌前引朱衣吏  
不稱閒行白髮翁  
向老光陰雙轉轂  
此身天地一飄蓬  
何時麤報君恩了  
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

臘雪初銷一作融  
上古臺桑郊向日  
綵旗開山橫南陌  
城中見春逐東風  
海上來老去每驚  
新歲換病多能使  
壯心摧自嗟空有  
東陽瘦覽物慙無  
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圻風物  
老依依歲熟鷓鴣  
聲樂天寒鴈過稀

跨鞍驚髀骨數帶  
減腰圍却羨常夫  
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  
老病惟愁節物催  
蹉跎歸計荒三徑  
牢落生涯酌一杯  
穎上先生招不起  
沂州太守亦歸來  
自媿國恩終莫報  
尙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  
三齊人物舊安閒  
清明風日家家柳  
高下樓臺處處山  
嘉客但當傾美酒  
青春終不換頽頽  
惟慙未報君恩了  
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

富相公創亭



截薛高亭古澗隈偶携佳客共一作徘徊席間風起

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朝廷元老今華泉落

斷崖春壑響花歲深崦過春開一作新雨亂泉逢石

磨麿一作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橫琴銷未

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徒世路風波偶

脫身寄語西家隱君子柰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厭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

鷺喬木成陰百轉鶯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

農耕史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一本此篇已下條酬答安陽韓侍中五詠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

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勒

元勳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畫錦堂

昔憇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歎人非隨車仍是為霖

雨被袞何如衣錦歸公前出自西樞以武康之節鎮相臺今罷鈞軸以司徒侍中再

相鎮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靜每來臨水翫游鯈

狎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勲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一作公退一室焚清香壽春固非

老者事白日自為閒人長祿厚豈惟慙飽食俸餘仍

足一作得買輕裝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

留題南樓二絕一本前一首題作偶書

偷得青州一歲閒四時一作終日面孱顏須知我是

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麼生公退留賓誇酒

美睡餘歌枕看山橫

答和王宣徽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怪我瞠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令萬物



遂無能擬乞一身閒花前獨酌樽前月淮上扁舟枕  
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答和呂侍讀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轡笑談二紀思如  
昨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吟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  
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樽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爲亳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樽俎  
樂憐我久懷丘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  
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

意見竒童髡兩髦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  
在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駟驥已嗟埋玉向  
蓬蒿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邵諫議二首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髮如蓬欲知潁水新居  
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一作鷓敢言寥

廓逐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畎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  
効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瘠渴陶令猶能一



醉眠材薄力殫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歐陽文集卷十四

歐陽文集卷十五

賦五首

雜文五首附

黃楊樹子賦

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予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見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無不知其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鐘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歲蕤近日的爍一作爍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



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翁鬱以含霧一作露  
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栢上臨千仞之盤  
薄下有驚湍之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  
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有轉而猶見峯漸回而  
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煙霏飛一作露滴負勁節以誰賞  
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唳山鳥之  
嘲嗒裊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輟息  
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  
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

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

齋予心以薦誠因一作默以靜而求一作觀動兮見乎萬

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

曳曳一作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葍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

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織

柯而求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

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

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



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鬟，修嬋娟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嬰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姍女，語鸚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強而為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一無長字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而一有字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

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一作方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賦一本賦後有跋云：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子隸守之，不去此賦也，因以予之為吾此賦也。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無方字墨蹟止一作余無方四字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



碎泐如波濤夜驚風雨驟一作風驟至其觸於一無

物也。縱縱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

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聲字無余謂童子此何

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一作皎潔明河在天，四

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一作此秋聲也胡

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

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

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縹，

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

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墨蹟無乃其一氣之餘烈。

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

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一有大天之於物，春生

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

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

乎草木之一有無情，有時一有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

靈一作人惟動，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

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能，一有及憂其智之所

不能，一有宜其渥然丹者為稿木，黝然黑者為星星，柰何以一無非金石之質，一有欲與草木

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



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一作似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魏之高峯陰白雲之搖曳

今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竹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

多悲風颯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

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

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閭闔之清風飲黃流一作河

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

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之一作而

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

冰之所聚鬼方窮髮一作激無人跡兮乃龍蛇之雜處

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太熱吾不知夫所逃

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

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

空廬之湫卑兮甚龜蝸之跼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

壁蝎俟余之入屋一作蝸蝎幸余之虛坐賴有客之

哀余兮贈端石與蘄竹得飽食以安一作與晝寢兮瑩枕

冰而簟玉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

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  
蚩之利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  
爾欲易盈杯盃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  
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  
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  
若乃華榱廣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  
氣蹙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  
枕之一覺冀煩歎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  
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沁眼眶目欲  
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

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  
巨扇揚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爲害  
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  
席聊娛一日之餘閒柰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  
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  
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忘赤頭號爲景迹一  
有露汗人皆不食柰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  
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  
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  
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醢之制



及時月而收謹葺鉅鑿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  
端而窺覲至於大哉肥牲嘉肴美味蓋葺稍露於罅  
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  
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  
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  
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  
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  
而可憎

雜文五首

醉翁吟并序一作醉翁述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一作余於滁太常博士沈遵有  
者好奇之士也聞而一作有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  
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秋一無去年秋秋字余奉使契丹沈  
君子一作會余一作於字恩冀之間夜闌酒半四字無此  
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為之辭以贈遺一作  
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一作翁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  
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  
出遊其蹊伊嚶啁啾於翁前兮醉而字有不知有心不  
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



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  
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  
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

并序一章送慧勤上人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干  
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餘年其人聰明材智嘗學問  
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  
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  
其行也一本無為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極道  
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土峯藹青蒼兮杳嶺叢霞飛霧散兮邈

乎青空天鏡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

窮穿雲渡水兮

一今字

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

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

肥兮鳥獸雝雝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

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為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

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予其往兮誰逢其丹

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聆聆兮花氣濛濛石巉巖

兮橫

一作當

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

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



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  
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梯崖構險  
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無亦  
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  
一作喬松之翁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  
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  
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自棄於無庸。嗟彼  
之人兮。胡為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  
兮。誰同三其

雜說三一有并序二字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天與月星  
一作日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  
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  
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若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  
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一作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  
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  
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  
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次篇  
星墮于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



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  
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  
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  
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  
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  
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  
一無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  
一本無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  
三字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

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  
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  
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  
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  
物之所利故曰自疆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  
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  
有感一本此  
屬首篇



歐陽文集卷十六

論三首

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脩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

撰梁唐一作唐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

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名號為一篇一作卷截之秘府而

昉等以梁為偽梁為一作此字偽則史不宜為帝紀一本有而

後唐之事當續劉珣唐史為一書或比而一作亦無

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今司天所用崇天曆承



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  
惟張軌不用東晉大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為後世  
法蓋後唐務惡梁一有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  
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  
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  
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  
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  
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朔之事而怪仲尼嘗  
脩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  
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

於春秋得十月墮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  
周以建子為正一有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  
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  
商周之為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  
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同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  
以十月為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于建元遂名年  
以為號由是而後一無此四字而有太古初之元年復用夏正其後遂不復改十五字  
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  
也而後世推次以為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  
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



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  
閏真僞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  
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  
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辯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  
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  
待論說而明謹採秦以來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  
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頡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  
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  
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  
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  
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  
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  
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  
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  
梁陳自唐而上至于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  
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



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為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

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于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一作莫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入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授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



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盖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盖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

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竒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

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疆有德者王威澤皆



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疆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疆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兼一作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

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伐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



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平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一作云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



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作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地六百里則王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乎

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



况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

今為魏說者不過曰

於

一作

功多而國疆耳此聖人有

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

僭迭疆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

與疆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

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

斥

一作

晉宋

而見默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

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

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

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

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疆其最疆者符



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  
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疆者曰魏  
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  
而言魏者纔優於符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  
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  
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  
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疆其尤疆者  
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  
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  
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

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  
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爲契丹滅晉天下無君  
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  
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  
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  
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  
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  
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  
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  
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



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爲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

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爲僞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



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  
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  
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  
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  
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  
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  
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  
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  
兩相敵而子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  
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歐陽文集卷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上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由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由來而



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  
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  
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  
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執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  
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  
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

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

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  
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  
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  
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也故  
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  
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  
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  
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



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墮嗚呼何其備

也蓋一有堯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

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

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

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

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樂而趣

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

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

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

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

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

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

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

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

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

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一無此鼓

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

况王公大人徃徃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

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

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



排之一有何其不思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

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

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

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

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有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

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

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

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

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

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

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

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

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

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

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

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



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  
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  
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  
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  
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鯨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  
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  
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害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  
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  
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  
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執也奚必曰火其書

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  
戎白狄荆蛮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  
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皆僭  
稱王春秋書用鄣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  
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  
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  
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  
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  
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  
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



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備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備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

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



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  
何則患深執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  
脩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

在諫院進  
本以論為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  
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  
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一無此  
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  
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

兄弟

一作  
弟兄

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

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

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

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

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

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

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

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

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

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



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  
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  
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  
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  
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  
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投之黃  
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  
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  
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  
一有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

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  
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  
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  
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  
善人雖多而不猷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  
以鑒矣一有作朋  
黨議四字

魏梁解論一作

予論正統辨魏梁一作不黜魏而辨不為偽議者或

非予一作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弑之惡

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



之曰是春秋之志耳。曾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  
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  
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  
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  
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為據，依其敢  
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  
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  
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  
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  
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

得而掩耳。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則人之為惡者，庶  
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  
也。凡惡之為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為小人者亦知其  
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為惡者，蓋以人為可欺。與夫  
幸人不知而可掩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  
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掩也。就使四君  
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為惡者將曰：彼  
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一作不得為君，遂彰其惡耳。  
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為可欺而惡可掩也。如  
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為君使不得掩其惡者



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爲王而爲世所共惡者也。夫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

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



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  
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  
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  
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  
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  
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  
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  
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  
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唯卿爾  
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

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  
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  
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  
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  
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  
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  
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  
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  
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  
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



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歛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



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将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三三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



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惧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